

## 與古人對話



錢選《浮玉山居圖》(左)與陸亮《灰島》(右)

初見此作是在上海博物館的宋元名畫大展上。元代的繪畫除趙孟頫外最喜歡的就是錢舜舉了。得宋人氣息却又加進去一些設計的古拙味，而更顯現代化。記得那山石樹木的質感有如蝴蝶翅膀上的鱗片。



在畫煤堆時會自然將山水(董源或黃公望)的理路帶出來。



### 宋人花鳥與磚雕局部

最早習畫開始畫的就是工筆花鳥，因為是自學，好上手。母親愛繡花便央我畫圖樣，這是緣起吧？宋人花鳥成爲一種樣式，而在這樣式形成之初充滿了對自然形態的歸納整理。如此畫之畫眼殘破之美被處理的如此委婉動人。當然它是用來映襯果熟驚喜的夏末情態。磚雕裏的很多處理方法，包括肌理，平面的疊壓關係，物體邊緣的陰影變化類似宋人花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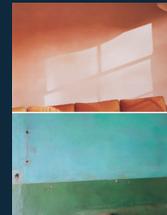
## 向大師致敬



塞尚的《蘋果與橙子》(左)背景襯布與《虎跑夢泉》(右)山石的對比



維米爾《倒牛奶的女僕》(左)面包與水果罐上那些閃爍的點與《煤庫》(右)的塑造方式是一體的



Uta Barth <Untitled>(上)與陸亮對西方當代攝影進行借鑒的《綠色房間》(下)



愛德華·霍珀《海邊的房間》(上)與陸亮向大師致敬的《下午三點一刻》(下)

### 屠龜與夜牧

展廳, 布面油畫, 210\*280cm, 2005.5-6  
夜牧, 布面油畫, 210\*280cm, 2006



北京夏夜開運的鐘聲



"你這座林立的萬里大牆穿過那些擁擠的人, 變身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正起一片水霧吧, 突然想起了遙遠的過去未曾實現的夢……" 羅大佑《未來的主人翁》

### 焚

布面油畫, 250\*140cm, 2005



《焚》小稿, 布面油畫

### 磚堆

布面油畫, 200\*360cm, 三聯幅, 2007

老婆懷孕了, 新生命即將誕生, 我們常去潮白河邊遛彎, 便遇見這堆磚, 象一個過往破碎的夢。這讓我想起弗裏德裏希的《冰山沉船》一畫。



弗裏德裏希《冰山沉船》



照片資料局部(上)與油畫局部(下)對比



路易布儒的磚堆



宋《花卉四景卷之三》(左)與《磚堆》局部(右)對比

### 煤庫

布面油畫, 280\*480cm, 2006-2010

高聳空曠的黑色空間,煤島在這處閃爍,煤山巒被掏空,剩下起伏連綿的淺灘一帶,頗似重瀛的山水,充滿古意。幾個工人推着車進來拉煤,在衝我隱隱的傻笑中,我突然感到一種莫可言喻的巨大絕望。



路易布儒的萬里海濱石油橋大橋煤庫



2010年暑假在中央美術學院,距開始已幾百年了



2008年某樓工作室



曹雲《雙喜山白粉煤島》(上左)與公愷《雙喜山煤島》(上右)煤島畫局部(下)對比

那一些工業制品的像古畫一樣可以稱神。



照片局部(上)與油畫局部(下)對比

雖然找到一種不斷從照片的方式,就變成這卻很危險了複製,照片和油畫真難具體的相像。

### 夜路-柳樹

布面油畫, 60\*90cm, 2009

我就是這樣,走在回工作室的路上,突然撞見這柳樹。葉子上都是灰,因為道上就有工地,地上也畫是石子兒和土疙瘩。這倒是一種富有現時代中國特色的很當代的路!

這柳樹就這樣灰突突的呈現在我面前。夏季晚風輕撫,是李嵩麼,這是南宋的哪位畫家,我想起那宋畫中的柳和柳葉間和煦甜美的風,而非這眼前蒙着灰的柳!這柳生而不幸呢!

這是一條令人壓抑迷惘的夜路,盡頭的黑暗叫人窒息,有如夢中孤立無助恰又危機四伏,清晰的祇是這車燈光所及之處。那光所及的一切,空氣中是塵。那柳葉也似乎是幹燥發炎的,象上了火的嘴角,一動就痛。



南京樓款《荷香清露畫卷》(之一)的柳

北京的柳樹院苑的柳



照片局部(上)與油畫局部(下)對比

### 黃昏中的廣告牌 | 夜路-隔牆

黃昏中的廣告牌, 布面油畫, 170\*110cm, 2013  
夜路-隔牆, 布面油畫, 170\*110cm, 2013 - 2014

我就像是在描繪一個謊言。



Edward Ruscha (Standard Oil Station, Amarillo, Texas)

我知道那荒野就在那牆後頭。



夜路-廣告牌精細段



細象繪畫給我我的啓發, 照片讓“成功”, 使不會得“完成”, 而是絕無的準確, 交織, 就是感覺的虛幻。

### 安全通道 | 夜路-霧霾(未完成)

安全通道, 布面油畫, 216\*388cm, 2012年9月-2013年  
夜路-霧霾, 布面油畫, 216\*388cm, 2013年8月-9

直到 7.21 特大暴雨之後, 才獲得了描繪它的理由。



2012年7月21日北京的一場暴雨致使79人死傷



照片局部(上)與油畫局部(下)對比



夜路-安全通道兩年間的過程稿



夜路-安全通道兩年間的過程稿

## 浴火的老者

布面油畫, 60×90cm, 2009-2011



剪報



蒙克的《轉孫》(左)與陸亮的《浴火的老者》(右)



草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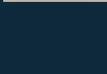
另一稿

## 虎跑夢泉

布面油畫, 520×316cm, 2012年3月-2013年12月

那個環境一點都沒變，象一個時間的膠囊。

我出生在上海郊區一個普通的家裏，爸爸是復員的軍人，媽媽是鄉村教師。整個童年僅有的兩次旅行經驗就是一次杭州、一次蘇州。他們從來也成爲我人生中途留成長的地方，這也是我畫“虎跑夢泉”的一個因緣。



起稿階段



起稿階段



塞尚的山石與陸亮的山石



季成的山石與陸亮的山石



在整理山石的過程中受到了波斯藝術的影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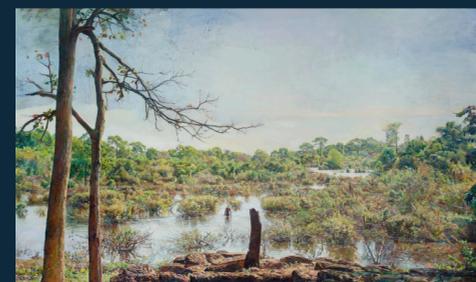


拜塞德奧蒂《古英雄墓》 這山岩像是弘一法師的墓

## 吳哥的沼澤

布面油畫, 286×480cm, 2011年6月-20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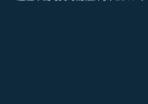
雖然畫的是吳哥的沼澤，實際是身邊無解的現實。



越來越害怕回上海過寒假了。就像這古畫中蕭瑟的江南。吳哥的沼澤也是蕭瑟的冬天，柬埔寨的冬天，雖然似乎滿眼蔥綠。



過程中的《吳哥的沼澤》，2011年6月-2013年



過程中的《吳哥的沼澤》，2011年6月-2013年

這裏原是南湖渠磚場的職工影院，環境簡陋。觀衆大多是民工，散場時水泥地上厚厚的瓜子殼像一層地毯。一次散步時透過玻璃門朝裏張望，裏屋還亮着黃光好像有人住着。廳裏的迎客鬆氣勢依然那麼正，挺立着，看久了讓人直想哭。牆角一排水池子應是後來修的，它們似乎沒有原先就存在的理由。水泥地是最老的那種，被反復蹂躪得泛出油光光的微綠色，像玉一樣

潤。後來在畫裏那也是我反反復復精心調校的地方。

開始畫時，電影院還沒拆。再去時，那已是小山似的一座磚堆了！一輛工程車耷拉着機械臂疲勞地趴在那堆磚上。我祇剩下照片來幫助回憶，畫我印象裏的老式日光燈，正氣的枯筆迎客鬆，溫潤如玉的老水泥地。

